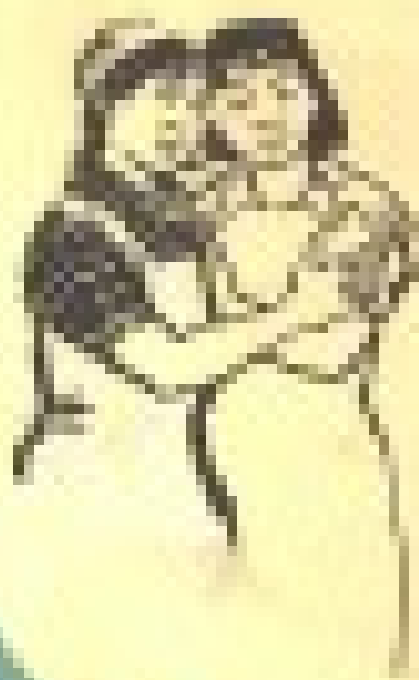




好 榜 样

栾云桂 著





好 榜 样

—— 献给孩子们的 ——

好 榜 样

(独 幕 話 剧)

栾 云 桂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九 六 四 年 · 北 京

好 榜 样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813 字数 16,000 印张 $1\frac{3}{15}$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插页 2

1964年8月北京第1版

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册

定价 (4) 0.17 元

某紡織廠女工徐瑛受了雷鋒精神的感召，努力作好工作，并在日常生活里，尽力作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事情。另一女工張培芳見了，認為徐瑛盡為別人着想，是個傻姑娘。後來張培芳的孩子摔傷了，徐瑛幫助送到醫院，給孩子輸了血。張培芳受到極大的感動，覺得自己的利己思想不對，把原來舍不得拿出來的藥品，主動地送給鄰家的病孩子，并決心向徐瑛學習。

劇本熱情地歌頌了徐瑛的高尚的共產主義風格，表現了我国新型女工的精神面貌，是一支新人物的頌歌。

人 物：徐 瑛——紡織女工。
徐大媽——徐瑛的母親。
張培芳——紡織女工。
吳秀蘭——紡織女工。
楊 洁——紡織女工。
張大娘——張培芳的母親。
李隊長——某人民公社生產隊隊長，女。

時 間：今春。

地 點：某紡織廠職工宿舍。

布 景：一排宿舍靠頭的一間，門外是過往行人的小道。室內，正面兩扇大玻璃窗，一側有小門通內室，擺設簡潔，異常敞亮。

〔幕啟：場上無人。片刻，張培芳手提肉，懷抱菜、外加大小包上。在她剛要拐向自家門前時，忽听後面

傳來喊聲，停步轉身。緊跟着，一個粗壯的婦女追上來，這人是人民公社生產隊的李隊長。

李隊長 同志，借光，跟您打聽個人。

張培芳 打聽誰？

李隊長 這，這個……

張培芳 姓什麼，叫什麼，住幾棟，多少號？

李隊長（滿臉笑容）不知道，就聽說她是棉紡廠的，個子不高，大眼睛，是個二十多歲的大姑娘……

張培芳 我們這是棉紡廠的職工宿舍，就是姑娘媳婦多。你這沒名沒姓的，叫我上哪給你找去。

李隊長 聽說她就住在這片宿舍。同志，我找她有要緊的事呀。

張培芳 那我可別耽誤了你。（轉身要走）真新鮮。

李隊長（一把拉住）同志……（話沒出口，把對方懷里的白菜拽了一地）哎喲！對不起。（忙將菜揀起來。）

張培芳 (本来就不大耐煩) 你这人是怎么回事?
累了一天,大下班的,你是成心和我找不
順心!

李队长 这都怪我心太急了。

張培芳 你急我又沒碍着你,再說,我也不閑着,
別死乞白賴地拉我呀!

〔徐大媽聞声出来。〕

徐大媽 培芳,你这又是怎么了?

張培芳 徐大媽,正好,您来評評这个理儿,我下
了班,忙着买了点菜就往回跑,还没进
屋,就遇上这么个生拉硬拽的,把菜扔了
一地,您說,有这样的嗎?

李队长 大媽,我是想找这位同志打听个人……

張培芳 有这么打听人的嗎? 不知名,不知姓,这
不是成心嗎?

徐大媽 好了,好了,別說了,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先回去弄飯。

張培芳 真沒見過这样的,大下班,挺忙的……
(嘟嘟囔囔地下。)

李队长 麻煩您了,大媽。

徐大媽 麻煩什麼哪。我們這個鄰居就是這麼個炸彈脾氣，你也別往心裡去，要找什麼人哪，你說給我听听。

李隊長 我，我……大媽，我找的這個人，還真是不知名，不知姓，我得先和您說說原因。

徐大媽 那好，她大姐，你就進屋來說吧。

李隊長 好。您貴姓呀？

〔二人進屋。〕

徐大媽 我姓徐。請坐吧。

李隊長 徐大媽，我是楊村人民公社的。今天我有事進城，正好遇上我們生產隊的張大娘帶着外孫來市里串親戚。路過一座小橋，孩子跑前跑後地總想瞧熱鬧，老太太不留神，孩子就從橋上摔下去，把頭給跌破了。正巧有咱們棉紡廠的一個女同志給碰上了，抱起孩子就往醫院跑。孩子需要輸血，這位女同志又正巧是那個血型，一點沒猶豫，伸出胳膊就給孩子輸了血。把孩子救了，可連個姓名也沒留就走了；有人說，許是棉紡廠的，常見她上

下班从这排房子出来，所以我就打听到这里来了。

徐大媽 哎呀，这个女同志可太好了，这会是誰家的呢？

李队长 是呀，徐大媽，您想想，看会是誰家的呢？

徐大媽 你說說她是什么长象，有多大年紀？

李队长 說是有二十五、六岁，个子不高……

徐大媽 嗯。

李队长 大眼睛……

徐大媽 嗯。

李队长 剪发头……

徐大媽 穿个藍褂子？

李队长 不，說是穿的花上衣。

徐大媽 这就不对了。

李队长 您說的是誰呀？

徐大媽 听你說这年紀、长象，到挺象我閨女；可这衣裳不对，你还是到別处去打听打听吧。

李队长 (失望地)那好吧，謝謝您了，徐大媽！这叫上哪找去呀，这可真是個雷鋒式的工人。

徐大媽 什么，雷鋒？对，我听我閨女說过这个人，說他总是爱帮助别人，又不告訴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看沒錯，准是这个雷鋒。

李队长 (一笑)徐大媽，您弄錯了，雷鋒是解放軍战士，輸血的这个是女同志呀！

徐大媽 是呀？(笑)那是我弄錯了。那你还是到別处去問問吧！

李队长 我先到厂里去找找，再見，徐大媽！(下。)

徐大媽 (自語地)如今这年輕人可真大变样了。——說一千，道一万，这都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孩子哟。(看钟)这么晚，徐瑛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呢？

〔張培芳上。〕

張培芳 (趴在窗口)大媽，把您的菜板借給我用。

徐大媽 培芳呀，来拿吧！(进里間。)

張培芳 (手持筐篋，边拣着菜入內)怎么，徐瑛还没回来呀？

徐大媽 沒回来，在厂里你没看見她？

張培芳 沒有，下班我就回来了。

徐大媽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是不人家开会，你又先溜号了？

張培芳 今儿可不是溜号，沒开会。

徐大媽 那徐瑛怎么沒回来？这孩子进厂就忘了家，就不知道当媽的着急。

張培芳 准又是学雷鋒，帮人做好事去了，要不，怎么叫积极分子呢？上班，是紅旗手、先进生产者；下班又帮人洗衣服，做飯，外帶买煤送粮食。

徐大媽 噢！怪不得前天回来滿身是汗，就象刚从煤堆里钻出来似的，鬧了归齐是这么回事。可自己家的事就不知道用点儿心。这不，都一个礼拜了，我給了她二十块钱，叫她买床花床单，可倒好，不見花床单，天天帶个小花臉回来。

張培芳 这还是小事呐，大媽，說出来您可別生气，我这可是为了大妹妹好，您是得說說她，別老往单身宿舍跑，尽是一些大老爷們儿。

徐大媽 怎么了？

張培芳 怎么了？跑那給他們刷破鞋、洗臭袜子

的，叫我，甭說洗，就是瞧着，哇——我非得吐在那。

徐大媽 淨是些擺弄機器就忘了自己的老爺們兒，幫幫也是應該的。

張培芳 喲，您也這麼說？哼！要是我呀，就是給錢也不干，侍候他們？有那工夫還回來歇着哪！

徐大媽 年輕輕的，干點活也累不着，成天在一塊，免不了都有個求着誰的時候。

張培芳 哼，誰也別找我，反正我也求不着人。喲！瞧我，光這閑扯，把正事兒都忘了。（拿起菜板）呆會兒就給您送來。

徐大媽 不忙，你用吧。今天怎麼想起借我的菜板來了？

張培芳 今天四、五口子吃飯，我們的小菜板不夠用了。

徐大媽 辦什麼喜事，這麼多人？

張培芳 咳，忘了告訴您了。俺小宝在他姥姥家住了半年多，想得慌，前些天給捎了個信去，趁着孩子今天過生日，叫我媽把小宝

送回来。

徐大媽 这可是个喜事，你看，你搬到这边都好几个月了，我还没见过这孩子呐。这回接来，下了班你可有事干了。

張培芳 可不是嗎，三天不見就得想，可回来两天，还准得挨揍。

徐大媽 当媽的就是这样，打也是疼，亲也是疼。
(忽然想起)唉，吴秀兰今天上班了沒有？

張培芳 吴秀兰？

徐大媽 就在这后边住的那个。

張培芳 甲班的？

徐大媽 对，就是她。

張培芳 象是没上班，好几天没看见她了，怎么？

徐大媽 那徐瑛准上她那去了。说起秀兰来也真让人替她着急，年轻轻地就急着结了婚，拖上了一堆孩子。这不，大的生麻疹刚好，小的又接上了，打前天又得了个抽风病，俺小瑛和她跑了好几个医院，总是好万歹的。咳！

張培芳 怪不得徐瑛昨天向我打听药的事呐。

徐大媽 什么药？

張培芳 云南惊風丹。我們小宝从小就爱抽風，老也沒断根，也是后来听說这药好使，买回来一試，可不，孩子病得都翻白眼了，吃上药，一会儿就見好。

徐大媽 哎呀，这药可太好了，是在哪买的？

張培芳 当时中药房里都有，說是最近才缺貨。

徐大媽 嘻，怎么赶的这么不是时候，那你就沒剩下点？

張培芳 啊，剩……也就是个一星半点的，当时順手一塞，加上往这搬家，就再沒看見。早要是多买点，您說，要点药算什么。大媽，您歇着吧，我还得赶紧回去忙这頓餃子哩。（下。）

〔稍停，吳秀兰上。〕

吳秀兰 大媽，徐瑛在家嗎？

徐大媽 誰？秀兰哪，进来呀！徐瑛還沒回来，我还以为上你那去了。怎么样，孩子好些了沒有？

吳秀兰 昨天去医院打了兩針挺好的，可剛才又

抽了一陣子，医生让我再抱孩子去看看。
这儿离医院这么远，一去又得走半天，可家里这四張嘴还等我做飯吃呐！哎，大媽，听人家說，云南惊風丹挺有效，哪知药房最近缺貨，过几天才来。听說，这边宿舍可能有，我让徐瑛給打听打听，不知她打听了沒有？

徐大媽 只要有就找得着，光急也沒用，还是先在医院里治着。

吳秀兰 您是不知道呀，大媽，我累就累在这些孩子手里，这大的剛好，小的又接上啦，鬧騰的整宿不能睡觉，也三天沒上班了。
咳！

徐大媽 別难过了，等徐瑛回来叫她再去找找。

吳秀兰 这几天叫徐瑛也跟着受累了。（掏出鈔票）大媽，这是二十块錢，您收下吧。

徐大媽 什么錢？

吳秀兰 是上医院給孩子看病，手里紧，徐瑛借給我的。

徐大媽 啊！（剛要接，忽然变了主意）嚅，忙什

么，我又不等錢用，孩子好了再說。

吳秀兰 謝謝您大媽，不用啦，工会已經打发人給
我送来了补助金。（把錢給徐大媽。）

徐大媽 工会是工会的，我是我的，快拿着吧。

吳秀兰 大媽，謝謝您，不用啦！

徐大媽 家里有病人，什么不得花錢，先拿着吧。
（把錢遞給吳秀兰。）

吳秀兰 （感激地）……那好。大媽，等徐瑛回来，
您可千万問問药的事。（下。）

徐大媽 放心吧，忘不了。（等吳秀兰走后）唉，怪
了，徐瑛这孩子，这也沒有，那也沒去，会
上哪了呢？

〔徐瑛肩扛粮袋，提小包、挾紙包，从
窗下經過，順手將紙包往室内桌上
一抛。〕

徐大媽 誰？（見是徐瑛，正要发作，忽发现肩扛
的粮袋）哎哟，这是扛的什么，这么重？
你不要命了。

徐 瑛 王大娘买的粮，我順便給她捎回来。媽，
送去就回来。（下。）